

青春上善好活法

无兽马戏团，还能抓住年轻人的心吗

文化中国行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杨雷

黑龙江齐齐哈尔有两张广为人知的名片：一个是“齐齐哈尔BBQ”，另一个是象征吉祥如意的丹顶鹤。

齐齐哈尔还有一张名片，随着时代发展，逐渐被人淡忘。它就是拥有73年历史、被多位国家领导人接见的齐齐哈尔马戏团，该团也是国内少有的以“马戏团”名称注册的国有杂技团。

前两天，齐齐哈尔烤肉美食节开幕。作为活动表演者之一，齐齐哈尔马戏团为游客奉上了多场演出。很多人以为这是从外面请过来的马戏团。殊不知，他们已扎根黑土地数十年。

娱乐多元化的当下，马戏团的时代价值体现在哪里？如何迎合“Z世代”成长起来的年轻人喜好？中青报·中青网记者采访了两家马戏团、多位00后学生以及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方面的专家。

“黑土杂技”走向世界

今年42岁的李欣辛是黑龙江省第六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空中飞人”项目）。出身杂技世家的他，13岁来到齐齐哈尔马戏团，“我们一家四代都在这里”。

李欣辛记得，当时家人把自己送到马戏团，是看好马戏的未来，“那个时候马戏很好吃。2000年我就开始去各国演出。出国对当时的人来说，很奢侈”。

之所以出国机会多，是因为齐齐哈尔马戏团在武汉国际杂技艺术节等各种国际比赛崭露头角，声名鹊起。

“外国人就喜欢看刺激项目，越惊险越喜欢。”李欣辛告诉中青报·中青网记者，后来他们从朝鲜引入了“小飞人”项目，增加难度推出了“空中飞人”项目。

“我们当时是国内第一家引入‘小飞人’的，改进后，我们的难度遥遥领先。这个项目差一秒，两个人就会撞上，十分惊险。”李欣辛说，后来，他们凭借这个项目，于2007年获西班牙第二届国际马戏节比赛铜奖，国际知名度进一步扩大。“2007年，我们在丹麦97个城市参加商业巡演，老外很认可我们。”

外国人对中国杂技的态度是一点点好转的。李欣辛记得，2000年他去美国演出时，当地人并不认可，“说我们的舞美简陋，服装也不大胆，很保守。再就是音乐，美国人对咱们的民族音乐不太感兴趣，他们很喜欢摇滚乐。前些年我们去的时候，人家都给我们重新包装、重新排练。”

随着出国次数增多，齐齐哈尔马戏团也在适应国外观众的喜好。“我们也有针对性地调整服装和配乐，后来人家就不会重新编排我们的节目了。”李欣辛说。

屡次代表中国出征国际比赛，齐齐哈尔马戏团也被商务部等部门授予“国家文化出口重点企业”称号。这块牌匾至今仍



一边是坚守传统的严格训练，一边是结合现代技术的舞台呈现，马戏团正努力唤起年轻人的关注。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杨雷/摄

挂在齐齐哈尔马戏团办公楼大门的上面。

扎根黑土地几十年，齐齐哈尔马戏团已经形成了独具特色的艺术风格。演员关键在这里工作33年了，他告诉中青报·中青网记者，广袤无垠的黑土、四季分明的气候，造就了东北马戏的独特风格，“热烈、火爆、粗犷、豪放”。

在多重冲击下思考自身价值

然而，支撑这种风格的是日复一日的艰苦训练和对技艺的极致追求。

7月16日，记者在齐齐哈尔马戏团，看到了一群小演员在排练“悬空走钢丝”。孩子们面孔稚嫩，看上去只有十几岁。其中一个小女孩悬在高空，细细的绳子在她脚下微颤。她屏住呼吸，极慢地探出一步。脚尖绷紧，小心翼翼地寻找那根维系平衡的线。身体像一根绷紧的弦，每一块肌肉都在无声地对抗着地心的拉扯。

已经转到教师岗的李欣辛说，近10年来，团里进的新人不多，大概有十几个。

他坦言，现在不好招人。“杂技不是在大街上随便抓个人就行。有时候我们觉得这个孩子喜欢杂技、身体素质也可以，但家长不同意，不想让孩子吃苦，阻力很大”。

这两年，齐齐哈尔马戏团引进新人，是去河北吴桥杂技艺术学校挑人。这些孩子多数认可杂技，并想把杂技作为一生的事业。他们在学校已经练了好几年基本功，有一定水平。

除了引进人才存在一定困难，这两年，也有演员陆续离开，“他们觉得杂技没有前景”。2018年左右，李欣辛教12个孩子“悬空走钢丝”，“现在就剩俩，全都不干了”。已经离开的孩子，有的在外打

工，有的在学修车、理发。

李欣辛理解这些离开孩子的“多种因素”，我们现在出国任务越来越少。大家都想出国，因为挣得多。”

面对现实经济压力和职业前景疑虑，如何留住这些年轻人，事业编制成了最后的“杀手锏”。

李欣辛有个徒弟，已经练杂技7年了，“业务非常好，练的节目也多”。一天，他突然提出不想干了，想去深圳打工。“我就做思想工作，让他再等等事业单位考试。第二年他参加考试，考进来了，就没走。”

90后青年演员王在宇也认为，编制是稳住年轻人的一大“利器”，“毕竟代表着铁饭碗嘛”。

从艺多年，他觉得一些人对马戏依然有滤镜：“你跟有的年轻人说看马戏，他们觉得就是猴子骑车、熊钻火圈之类的表演。喜欢小动物的年轻人觉得太残忍了，不想看。但这是一个误区，马戏早就没有驯兽表演了。不能光听别人说，就对马戏产生误解。”

虽然遇到了一些挑战，但齐齐哈尔马戏团的演员们表示，他们依然觉得杂技具有时代价值。

李欣辛认为，齐齐哈尔马戏团已经成为一张城市名片。“我们以前参加国际比赛，都要求对方报幕的时候带上齐齐哈尔。外国人可能知道北京、上海，但肯定不知道齐齐哈尔。我们希望通过这种方式，让更多人知道这座中国小城。”

00后演员谢嘉豪经常刷短视频。他发现，一些素人的炫酷视频，很多都有数十万人次的点赞，“杂技也很酷炫啊，我相信年轻人一定会喜欢”。

关键从事表演之余，还负责非物质文

化遗产代表性项目的申报和传承工作。在他看来，杂技代表中国文化。“我们团现在有10项省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这些智慧结晶应该传承下去。”

黑龙江大学历史文化旅游学院教授于学斌认为，保护这些非物质文化遗产，本质上是在保护人类文化的多样性、历史的连续性和未来的可能性。其价值不能仅用当下的观众数量或经济效益来衡量。

老技艺如何吸引年轻人关注

关键觉得，不是杂技不好看，而是现在的年轻人对杂技无感。“我们出去玩，可能说看看电影啊，去商场走走啊，很少有人说去看马戏，大家对这个没概念。我觉得应该多宣传，让更多年轻人知道。”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采访了多名00后大学生，他们均表示，对马戏不了解，也不会主动想看。

哈尔滨师范大学学生崔鑫煊表示，她理解的马戏还是动物表演。

同样来自哈尔滨师范大学的杨志成喜欢马戏，“可我不知道哪有马戏。我觉得我们00后还是比较喜欢新奇的东西，传统马戏挺难博眼球的。现在喜欢二次元的年轻人很多，复原一些动漫里的特技动作，结合一下应该会很好”。

黑龙江东方学院毕业生杨宇豪认为，应该多在短视频平台宣传，“快剪几个精彩镜头，比如那种难度系数很高的动作”。

这些来自年轻人的建议，与齐齐哈尔马戏团自身的思考不谋而合。

“老百姓正在不断变化，我们不能让他们适应我们，我们必须想办法适应他们。”王在宇觉得，马戏想要赢得年轻人的关注，应该加入一些他们喜欢的东西，

“国潮”、二次元，我们也在研究是否能加到表演里”。

一些现代舞美技术也逐渐加入了表演中。李欣辛说，他以前表演时，只有一个大灯外加一些小彩灯，“我们现在有LED屏幕，舞台也做了很多改进”。

市场化运作的马戏团，技术更新迭代速度相比国有马戏团更快。7月18日下午，记者在哈尔滨融创乐园看了一场马戏，这是今年5月推出的项目。哈尔滨融创乐园相关负责人提供给中青报·中青网记者的宣传资料显示，采用“360度环绕式光影科技与沉浸式剧场设计，结合悬浮水幕、极光粒子特效等，突破传统马戏时空边界，构建超现实观演场景”。

对比记者6月22日看的齐齐哈尔马戏团表演，最直观的感受是，哈尔滨融创乐园马戏的舞美效果更具现代感，但节目难度略低于前者。

王在宇也来哈尔滨融创乐园“学习”过。他告诉中青报·中青网记者：“各有各的亮点吧，我们欠缺的是舞台舞美方面的设计。”

哈尔滨融创乐园相关负责人告诉中青报·中青网记者，他们以市场化方式运营马戏，能以最快的速度响应年轻人需求。自上演两个月来，经初步调研，观众满意度超过90%。

“想让更多年轻人知道马戏，我认为应该增强品牌意识。”于学斌建议，通过时下年轻人喜欢的短视频表达方式打造马戏品牌，拉近和普通老百姓之间的距离，“政府也要支持，比如有重大活动，可以让本土马戏团上台表演，让更多人知道”。



她们的工作是翻山、赶蛇，深夜探井……

任忆南 孙冰冰 佟思瑶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周伟

7月18日零点，黑龙江省牡丹江市，繁星缀满虎峰岭群山。一辆黄色工程车悄然停驻山脚，3个年轻的身影——24岁的于静姝、26岁的赵佳慧和28岁的侯婕伦一跃而下。在工长张尹的带领下，她们背负着20余斤重的工具箱，踏上了通往两公里外山顶的崎岖夜路。这个凌晨，她们要完成哈牡高铁虎峰岭通信基站的深夜巡检任务。

作为中国铁路哈尔滨局集团有限公司牡丹江电务段高铁通信车间作业三工队的通信工，00后于静姝与班组另外9名伙伴，共同守护着哈尔滨至牡丹江高铁70多公里光电缆线路以及16座通信基站的“神经中枢”。这些散布山野的高铁通信基站犹如动车组列车的“千里眼”和“顺风耳”，其稳定运行直接关乎万千旅客的安全。暑运大幕拉开，哈牡高铁沿线哈尔滨、亚布力、横道河子等地避暑旅游热度攀升，动车组加密开行，姑娘们的巡检频率也从每周一次增至两次。

高铁通信基站大多坐落在沿线的林间山野，其中位于哈牡高铁沿线地势最为险峻的虎峰岭基站，成为姑娘们巡检的最大挑战。巡检作业大多安排在高铁停运的凌晨时分，每次巡检，大伙儿只能在头灯光亮的指引下，深夜徒步穿行在杳无人烟的野外山林。漆黑山林中，姑娘们身着厚重的工装、头戴安全帽，肩上背着装满各种检修设备和工具的绿色工具箱，“深一脚、浅一脚”地向目标基站进发。脚下是崎岖的山路，头顶是璀璨的星空。

“佳慧，小心！有蛇！”寂静中，草丛传来窸窣声响，一条松花蛇在离姑娘们仅70厘米处倏然溜过。随着生态持续向好，夜行山林，蛇虫出没已成常事。“4年前第一天上班就撞见蛇，吓得够呛！”于静姝笑着回忆，“工长教会我们辨认、驱赶，现在淡定多了”。

“刚工作的时候可害怕了。这荒郊野岭的，看到蜘蛛、蛇是常事，有时候还能听见动物的叫声。”赵佳慧说。

近一小时的跋涉后，凌晨1点，姑娘们抵达基站。工长张尹和侯婕伦负责检查通信机械室内设备状态，赵佳慧和于静姝则负责对电缆井内电缆情况进行检查。

“佳慧，你下去小心点，我在上面给你防护。”于静姝打开电缆井的井盖通风后，赵佳慧便将半个身子探入井中。井口直径不到50厘米，穿着作业服背着工具箱只能勉强容身。调整姿势后，赵佳慧顺着梯子，缓缓下到2.2米深的井底。

仅1.5平方米的逼仄空间里，无数条光电缆纵横交错，情况复杂，头灯光束吸引着蚊虫飞舞。身着厚实长袖作业服、戴着特制防虫腿套的赵佳慧，蜷缩着身体，借着头灯光线，逐个查看光电缆外皮是否受损，一丝不苟地辨识电缆标识、检查接口密封、测试线缆通断……赵佳慧保持同一姿势足足蹲了20多分钟，直到确认所有设备运行无误，她才放下下心来，汗珠已经顺着安全帽系带滚落，双腿也已微感麻木发抖，赵佳慧扶着井壁缓缓站起，感觉稍有一点头晕。稍作休息后，她慢慢攀出井口。“井中电缆没有损坏，一切正常！”赵佳慧通过对讲机传递捷报。

通信机械室内，侯婕伦和张尹手持对讲机，紧盯通信设备，与于静姝和赵佳慧随时保持联系。“这个活儿需要我们打起十二分的精神，一旦光纤破损，直接影响列车的运行安全。”侯婕伦说。

凌晨4点多，任务完成，东方既白，几颗晨星犹在天际流连。于静姝举起手机，与伙伴们在渐亮的天色中合影：“虎峰岭基站一切正常！”——这是她们献给黎明最朴素的平安信。

披着未褪的星光，姑娘们踏上归程。大家说说笑笑，都轻松了些。相同距离的山路，不知为何，好像没有上山时那么远了。“我们每周要奔波于两三个基站之间，足遍遍及哈牡高铁沿线。看着一列列高铁安全驶过，觉得自己做的事很有意义！”于静姝说，“这份工作也充满惊喜，我们在林间邂逅过蛇、豹子、狐狸，见过大型动物的脚印，还撞见过流星呢！”

清脆的笑声划破山林寂静。那一刻，仰望流星的她们，心中默念着共同的愿望：愿每一次巡检顺利，愿每一趟列车平安准点抵达。



Z世代把翠湖玩成“城市实验室”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张文凌

“翠湖就是我的白月光”“来昆明第一站就冲翠湖，懂的都懂”。暑假以来，昆明主城区的翠湖人气爆棚。那么，是什么让这个传统认知中的“老年公园”被Z世代重新定义为“城市生活实验室”？

翠湖的魅力密码，在于其实现了历史厚重与当代活力的平衡。文旅部门数据显示，环翠湖区域聚集着39处文物保护单位，云南陆军讲武堂的将帅传奇、朱德旧居的星火印迹、云南大学会泽院的百年弦歌、袁嘉谷旧居的翰墨书香、卢氏公馆的浮沉往事、云南解放纪念馆的峥嵘岁月等，共同编织出半部云南近代史。打动年轻群体的，是这些历史IP的现代表达：“国之歌者”小提琴手创作让历史文物可演奏，露天红色影院使革命记忆可观看。据昆明市五华区文化和旅游局的数据，2024年，翠湖博物馆群600余万人次的参观人群中，青少年占了大多数。

云南陆军讲武堂作为国内保存最完整的历史最悠久的近代著名军事院校遗址，其“百年军校”主题展等内容通过5G技术实现了与保山市路江镇小学、文山实验小学的实时互动。每年数百万名参观者，通过历史图片和上千件文物藏品，和哨兵的换岗操演，以沉浸式体验消解了历史的距离感。

“讲武堂的黄埔和翠湖的蓝，是昆明最经典的配色。”在青年“背包客小五”眼里，“这里的历史感不沉重，反而有种少年中国式的热烈，适合年轻人去感受”。

离陆军讲武堂不远处是先生坡，连接着昆明Citywalk（城市漫步）路线中“最负盛名”的文林街。明清时期，文林街毗邻古代科举考场贡院，聚集了众多文人雅士、科



不同领域的青年创作者一起完成一次以云南“蘑菇”为主题的创作和展览。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张文凌/摄

名为“鸡吼”的缤纷小店。在摩登云南生活版权服务工作站的支持下，完成了近70件原创作品的版权登记，让创意得到了更好保护和传播。

翠湖的包容性不仅限于人类。中国科学院昆明动物研究所记录显示，这片水域栖息过超百种鸟类，堪称城市生物多样性的微型样本。不久前，《我们生活在翠湖》百鸟科普展将整个公园转化为生态展厅，生动、有趣的文字和高颜值的鸟类插画，让逛公园的游人认识了不同的鸟类。

与野生百鸟住在同一片家园的社区居民和商铺主理人，把生态的可持续性融入生活。今年“五一”期间，翠湖北路小吉坡广场上的咖啡主题翠湖小集，开展了有关社区共生、可持续生态等话题的讨论和互动。

在可持续课堂，逛集市年轻人学习了咖啡渣+厨余的堆肥技术。这场被称为“公共性的可持续实验”，让一群云南艺术学院的大学生志愿者，从好奇到沉浸，5天里完成

了一项社会实践。

今年2月，在翠湖北路袁嘉谷旧居的对面，开了一家叫“纸布石”的书店。短短半年就出圈的这家书店显示，书店在传播知识的同时，也在卖感觉：新鲜感、想象力和好品位。

书店把“机器人树屋”的形象IP融入整体建筑的设计主题之中。机器人的脚就藏在三楼天井处，四楼进入它的肚子，直至到达顶层花园才能解锁机器人的完整形态。从一楼到顶层花园，里面虽然绕来绕去，却有私密感，有独处的空间，可以看看书发发呆。

“做书店不能只当搬运工，还要自己产生内容。”张颖是“纸布石”的合伙人，她经营了10多年的卡夫卡咖啡也是一家独立书店。在她看来，书店不一定要守着卖书这件事，书店也可以传播创造好的内容。

比起传统的书店，“纸布石”更像一个

